

陸侃如馮沅君合集

第拾貳卷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拾貳卷

冯沅君早年文史论集

冯沅君 著

陆侃如冯沅君合集

陆侃如 著译
袁世硕 冯沅君
张可礼 著译
主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陆侃如冯沅君合集. 第 12 卷, 冯沅君早年文史论集/
冯沅君著; 袁世硕, 张可礼主编.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336-5458-0

I. ①陆… II. ①冯…②袁…③张… III. ①文史-中国-文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7632 号



五四时期的冯沅君



一九二〇年左右，左二为冯沅君，右一为冯景兰夫人，右二为冯友兰夫人



初为大学教师时的冯沅君

南宋詞人小記

艸窗年譜

南宋詞人小記之三

周密，字公謹，濟南人。與居吳興，復居錢塘。寶祐間爲嘉興令。自號草窗，又號升陽隱翁，又號蘆花，又號四水潛夫。詩名噪集，詞名震洲嶺諸譜。經書有發未盡識，齊東野語，志雅堂雜抄，浩然齋雅談，武林舊事，遺像錄，雲烟過眼錄，浩然齋觀聽錄，浩然齋意抄等書。(據絕妙好詞箋下卷抄) 係元初著名文學家劉辰翁所

宋理宗紹定五年壬辰草窗生

西

癸辛雜識後集二十三：先君子於紹定四年辛卯出宰富春，壬辰歲，余實生也。

縣齋。(卷一)

補萬里陸游郭經諸文人生卒，均誤玉田年譜

宋理宗嘉熙元年丁酉草窗六歲

西一二三

姚燧生(？)

歷代名人年譜卷七 謂楚生於宋嘉熙之年

宋理宗嘉熙四年庚子草窗九歲

西一二四〇

其窗父爲福建閩漕幹官，草窗亦隨父之任。

癸辛雜識“嘉熙庚子歲，先子爲國清幹官。”

秋優銀年錄：生王太室十一年己亥。注：即本錄三年。

物理化学三要素

四一三九

《南宋词人小记》修订手稿,冯沅君著

北大國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



第一卷 第三號

BULLETIN DE L'INSTITUT
DE SINOLOGIE
DE L'UNIVERSITE NATIONALE DE PEKIN

Vol. I. No. 3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北大國學門月刊》第一卷第三號，刊有馮沅君著《南宋詞人小記三則》、《老丑虎——關於老虎母親的傳說》等文

整理说明

本集编入的是冯沅君先生上个世纪 20 年代所作文史考论文章。当时,冯先生尚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和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做研究生。文章大都是在北京女高师的《文艺汇刊》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上发表的。最晚的是在 1928 年《新月》杂志上发表的《论〈左传〉与〈国语〉的异点》一文,也是在冯先生与陆侃如先生结婚联手著述之前。这是她的学术生涯的第一阶段,所以此集取名《冯沅君早年文史论集》。

《南宋词人小记》一组七节,初载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前有“致读者”一段文字,说明“此为读书时的笔记一种”,“所取的材料不很丰富”,“各节的体例也十分不严谨”。发表后,冯先生曾校订过印刷中讹误的字词,并在文字周边增补许多材料。此集收入的,周草窗(密)三节是依冯先生增订草稿整理而成;张玉田(炎)三节及附录《张鎡传》,用的是正式增订后由北京朴社 1928 年出版的《张玉田》中的文本,遂之也增入了该书中的《山中白云词校注》一节。

女高师的《文艺汇刊》是学生自行编辑,加上当时刊物排印水平的局限,文字讹误较多,标点符号使用亦不甚规范。这次整理复核了正文与引文的差错,个别篇的标点符号也做了些技术性的处理。

目 录

春秋战国时兵制之比较	/ 001
读《汉书·艺文志》随笔	/ 003
中国六大民族同化及其竞争地之研究	/ 007
历代骈文散文的变迁	/ 011
释贝	/ 058
《老子》韵例初稿	/ 064
《楚辞》韵例	/ 066
《楚辞》之祖祢与后裔	/ 074
《易》韵例初稿	/ 083
《镜花缘》与中国神话	/ 086
读《笔生花》杂记	/ 097
论《左传》与《国语》的异点	/ 101
附录：读《论〈左传〉与〈国语〉的异点》以后	/ 132
南宋词人小记	/ 142
周草窗年谱	/ 142
周草窗朋辈考	/ 152
周草窗词学之渊源	/ 164
玉田先生年谱	/ 169
玉田家世与其词学	/ 187
玉田朋辈考	/ 193
附录一 张铉略传	/ 219
附录二 《山中白云词》校注	/ 246

春秋战国时兵制之比较

自周室既东，号令不行于列国，田畴异亩，车徒异轨；兵制一端，变更尤繁。爰稽春秋迄于战国之兵制，比较之如左，亦读史之一得也：

春秋兵制，已非周代之旧。郑有偏伍之法（《左传》桓公五年）；楚有偏乘之制（哀公十二年）；晋有州兵之制，州长亦缮甲兵；鲁有三军四军之法，随时而献公室，而毁车崇卒，为步兵之渐（昭公元年）；轨里连乡，乃征兵之义（《国语》）。此考之左氏内外传而有征者也。推之，晋作六军，楚作舟师，王马申息之从军，陈郑宋受役于楚司马，两甄二广之制，尤桀骜僭王者所以自异也。五伯既殁，至于战国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兆以锐士胜。至于末年，燕赵北边，有骑射之风，覆军杀将，动以万计，战祸之烈，盖较春秋时为尤酷焉。此异于春秋者一也。苏张之伦，游说列国，侈陈形势，赵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韩带甲数十万，魏武卒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齐带甲数十万；楚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昔晋文城濮之役，车仅五百；楚庄成郟之战，乘广三十；此军额之悬殊，异于春秋者二也。班氏《汉志》曰：“魏之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则征兵制度，又杂以招募，此异于春秋者三也。《周礼》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凡起徒役勿过家一人，唯畋与追胥皆作。”秦则百人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凡民二十三附之畴官，给郡县更为卒，复给中都一岁谓正卒，复屯边一岁谓戍卒。长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发。此又与先王之制大殊者也。班《志》曰：“秦人其王民也狹阨，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

隐之以隄，徂之以赏庆，导之以刑罚，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有功者各以率受，上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属籍。”则举国皆兵之制矣。商鞅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之人，耕秦之地，优其田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招募外人不使为客兵，而使为客农，兵役仍责之国人，又诡异整军经武之策也。又商君曰：“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老弱为一军，此之谓三军。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而待敌；壮女之军，使盛食圆垒，陈而待令。”（《商子·兵守篇》）则秦国虽女子，亦不能免兵役之义务也。春秋而后，转相攻伐，代为雄雌，兵制愈变，而战祸愈烈，所谓桓文节制之师，已不复见于战国之世矣。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一卷第二号



读《汉书·艺文志》随笔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易》有数家之传

案本书《春秋》下云：“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徐彦引戴宏叙云：“公羊高原出于子夏。”《风俗通》：“穀梁赤，子夏门人。”说并与七十子丧而大义乖之旨合。至于《诗》分为四，韦注谓毛氏、齐、鲁、韩。窃谓不然。本书《诗》下云：“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鲁生、燕韩生皆为之传。”《史记·儒林传》云：鲁诗出于鲁申培公，齐诗出于齐轵固生。《经典释文》、《风俗通》并云：“孙卿授浮丘伯为鲁诗之祖。复授毛亨为毛诗之祖。”是则四家之分，始于汉代，非始于七十子之后也。

又案汉以前之言《易》者，未有言派别者也。惟《史记》言孔子删《易》，《汉志》言孔子重《易》六爻而已。数家之传，或云即施孟梁丘，而本志《易》下云：“讎于宣元，有施孟梁丘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汉书·儒林传》亦云：“丁宽再传而有施、孟、梁丘之学。”数家之传，非此甚明。

然释刘、班原意，似并指汉代立言，而叙在战国嬴秦以前，则有未安。

至秦患之……以愚黔首

案《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相与非法教人，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

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陵夷至于暴秦，焚经书，杀学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并刘、班说所本。

汉兴……献书之路

案齐召南《前汉书考证》曰：“按此二句，在孝武之前，则指高祖时萧何收秦图”。《释文叙录》：“献王开献书之路，有李氏上《周官》。”

迄孝武时……闵焉

案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至孝文时，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尚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或曰雅，或曰颂，相合而成。《秦誓》后得，博士集而赞之。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刘、班说据此。

于是建藏书之策……校经诗赋

案《七略》：“孝武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通典》：“汉氏图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阁、广内贮之于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禄，藏之于内禁。”班固《两都赋序》：“内设金马、石渠之署。”《西都赋》：“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署。”张平子《西京赋》：“次有天禄、石渠校文之处。”《文选》注引《三辅故事》：“石渠阁在大秘殿北，以阁秘书。”“天禄阁在大秘殿北，以阁秘书。”《成帝纪》：“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汉书·刘歆传》：“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其外如霍山坐写书免，班旃赐之以副，皆可证。

会向卒……方技略

案《刘歆传》：“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



侍中太中大夫，迁骑督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别为《七略》。”《隋书·经籍志》：“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歆遂总括群编，撮其旨要，著为《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风俗通》云：“刘向校秘书籍，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以上素也。”《哀帝纪》、《公卿表》，有任宏，字伟公，为执金吾守大鸿胪。《汉书补注》：太史令奉常属官尹更始子，见《儒林传》。《百官表》又曰：“颜师古曰，侍医，侍天子之医，盖即今言御医矣。”《汉志》：“每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

《易经》十二篇

案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孔颖达曰：“十翼谓‘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说卦、序卦、杂卦’。”

古杂八十篇

案沈钦韩曰：“此即《易乾凿度》、《稽览图》之类。”《汉书补注》：“古杂者，盖年代汗漫，虽有其书，未知是周官太卜所掌与否，故存疑云尔。或杂说古帝卜筮之事。《说苑》、《盐铁论》引《易》皆本经所无，亦古杂之篇也”。《后汉书·郎顗传》数引《易内传》及《易天人应》，录之以备参考。《易天人应》曰：“君子不思遵利，兹谓无泽，厥灾孽火烧其宫。”又曰：“君高台府，犯阴侵阳，厥灾火。”《易内传》曰：“凡灾异所生，各以其政，变之则除，消之亦除。久阴不雨，乱气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乱也。贤德不用，厥异常阴。人君奢侈，多饰宫，其时旱，其灾火。有貌无实，佞人也；有实无貌，道人也。寒温为实，清浊为貌。”传中如此类者，不遑枚举。而唐章怀太子所注，亦称引纬书，如“凡灾异所生……消之以除。”下注云：“《易稽览图》曰：凡异所生，灾所起，各以其政，变乏则除，其不可变，则施乏亦除。”即一例也。观此则沈氏之言，或即征欤？

孟氏京房十一篇……十二篇

案《汉书补注》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

而后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之，曰坎离震兑……止于占灾祥与吉凶善败之事。至于观阴阳之变，则错乱而不明。余若《五行志》、《京房(易)传注》并言之。《儒林传》：“京房受《易》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然则京氏之《易》，托诸孟喜，故《京易》冠以孟氏。”王先谦引传，称喜从田王孙受《易》，得《易》家阴阳灾变书，云：师且死，独传喜。故言灾异首孟。《朱云传》：充宗为《梁丘易》。

《易》周始……王氏

按周，周王孙；服，服生；杨，杨何字叔元；王，王同字子仲。均见《儒林传》。《汉书补注》、李鼎《周易集解》：“上经谦卦，虞翻称引彭城蔡景君说，疑即其人。”韩氏，王应麟曰：“《韩婴传》以《易》授人，推《易》而为之传，盖宽饶从受焉。”《封事》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经典叙录》：《子夏易传》三卷，《七略》云汉韩婴传。

丁氏八篇

案《汉书·儒林传》，宽作《易传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经典叙录》杨叔丁将军大义略。

同古五子十八篇

沈钦韩曰：《初学记》文部引刘向《别录》所校讐《中易传》古五子书，除复定重著十八篇六十四卦，著之日晨，自甲子至壬子凡五子，故号曰五子。

淮南道训

按《七略》曰：“九师道训者，淮南王安所造。”《文选》张平子《思玄赋》、曹子建《七启》注并引之。《汉书补注》九师不著其名号，疑即高诱注所称苏飞、李向诸人。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一卷第二号



中国六大民族同化及其竞争地之研究

昔文命敷土，冀州扬州，并有岛夷；梁州又有析支，渠搜诸族。降及春秋，则陆浑、莱夷、白狄、姜戎、允姓，杂处于伊洛之间，盖异族若是之繁也。——夫“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四海之内，莫非兄弟，泛爱亲仁，古有明训，凡栖迟于禹域河山者，皆黄帝子孙，即莫非我之同声同气者也。然而燥湿沧热之异，色理变矣，牝牡接构之殊，颅骨改矣。社会阶级之不同，契约言语之异趣，风教又从而异焉。此民族分别之所由来也。畜牧迁徙无常，蛮夷猾夏非一，厮处互效，各失其本。此民族聚合之所由来也。粤稽六族分合之迹，具如下方——

东胡之祖，肇于肃慎。朝舜献矢，著在《竹书》；朝周贡罍，亦详范书。晋德之衰，慕容、乞伏、秃发、拓跋诸氏，或割据一方，或奄有河域。五代之季，契丹女真，并起河朔。朱明不祀，清室入王中原。薰莸同器，焉有不变者乎？

轩辕之盛，北逐獯鬻，西京之隆，亦事匈奴；兵戈相接，由来旧矣。元太祖勃兴，威震宇内，远通西欧，近并东亚，凡所俘虏，为奴婢者有之，补军籍者有之，种族混淆，于斯为甚。故元之盛也，则汉人多冒蒙古姓氏；元之亡也，蒙古人多易汉姓。累世而后，皆与中原无殊。冠带之族，引民之民；尚孰能辨之哉？

天山南北，当欧亚交通之冲，故突厥一族，在周则有义渠、燕京、余无、始呼、翳徒诸戎；春秋则有白狄、义渠、郭满各族，先后为秦赵所灭，突厥人种于三代时已同化于汉族，斯其证也。厥后三变而为内外回纥。（一变而为匈奴，再变而为南北单于，三变而为内外回纥）南匈奴则有刘渊、沮渠蒙逊之崛起，沙陀则有李克用、刘知远之称帝，元代之畏兀儿，清室之回部，西汉之月支、乌孙，皆兹族之苗裔也。或虎视中原，或疏附汉族，盛矣。

《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羌族之同化汉族，非一日矣。若乃略阳、白帝，勃兴于晋季；吐蕃、党项，扰乱于唐代，此尤同化事实，昭昭在人耳者也。

昔黄帝诛蚩尤，舜窜二苗，少昊之衰，九黎乱德，是知苗蛮亦吾国开化最早之族也。然始之以陂泉涿鹿之战；继之以改土归流之事；所谓苗者，已同化殆尽矣。

盖自虞舜之时，舜干戚以服有苗。（《尧典》）迄禹治水，三苗丕叙，声教所被，远至四海。（《禹贡》）夏德之衰，弃稷不务，不窟失官，窜于戎狄。（《周语》）殷宗中兴，远代鬼方。（《易经》）太伯让国，遁于荆蛮。（《史记》）重黎之后，沦为楚邦。（《郑语》）周文以齐圣之资，施行德政，西灭诸戎，南化汉滨。（若《诗·召南》诸篇）牧野之战，庸蜀羌髻，咸以兵从。（《牧誓》）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桔矢旅契，咸来中夏。（《书序》）益之以嬴秦之鞭箠西戎；李牧之并吞林胡，战国季世，异类尽矣。盖邃古之初，民智未启，视线所及，仅限河域，观《禹贡》锡土姓而文教不逮荒服，三代学校又无他族子弟肄业其间，华人谓之百姓，苗人谓之民，此阶级上之不同也，而周礼有蛮隶闽隶，盖视之与罪人无殊也。同化若斯之难也。自周德既衰，王纲解纽，诸侯力政，号令不出于天子，犬戎内侵，吴晋争霸，不得不取材异域，寄之国命；联姻他邦，以期巩固；黜陟惟视乎臧否，匹偶不间于中外。前则由余著庸于秦土，后则二狐立功于晋室；赵襄子姊适代，骊姬归晋，剖符赐姓，无殊华胄，姓氏淆焉，血统乱矣。往者五刑始于有苗，（《吕刑》）卜筮肇诸九黎。（《楚语》：观射父对楚王问：少昊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用侵渎，是谓绝地天通。故鬼神之说，卜筮之事，咸始于有苗。）流风所煽，千载不泯。而孔子作《春秋》，用夷狄礼则夷狄之，用中国礼则中国之。此同化事实可征者一也。秦皇汉武，以雄才大略，多事

